



# 戒烟

□沈东海

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,只记得别人都叫他老杨。老杨这个人其貌不扬,没什么特点,唯独右手上的中指与食指蜡黄蜡黄的,像是两根锈黄的铁棒。不用我说,大家应该都猜到了。是的,他是个老烟枪。一天三包烟,雷打不动的,像是医生开给他的药方,从不间断。“大前门”,三块钱一包,抽的却是极差。

我认识他两年了,他的孩子就在我的班上。我是他孩子的班主任,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。因为住得很近,所以常常在路上碰到他。每次见到他,不是吞云吐雾,就是在掏烟准备抽的过程中。他看见我总是笑嘻嘻地迎上来,掏出烟递给我,把火给我点上。我喜欢抽烟,但是这个烟对于我来说太呛人了。但是为了不让他难堪,每次我还是都抽了。有一次他似乎看出我抽烟时的不适感,讪讪地笑笑,说他的烟确实太差了,让我受罪了。我拍拍他的肩,说他多想了,我年轻刚工作那时候也抽这个。这个烟好,抽起来带劲,还让我回忆起许多旧时光。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笑笑,不再说什么了。

对于一个老烟枪来说,肺都有点不好,咳嗽是难免的。最近入了秋,天气一冷,空气又不好,我明显感觉到他咳得更厉害了。有时候我看他怪可怜的,就让他少抽点,抽好一点。他摇摇头说戒不了,孩子念高中了,他一个打工的,抽好也抽不起,就那样了。他说他以前也戒过几次,但是都失败了。戒烟的那段日子,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,整天魂不守舍的像是丢了什么。喜欢吞云吐雾的同事得了肺炎,住了一段日子,没有把他吓怕;村中“烟鬼”老乡得肺癌死了,也没有把他吓倒。他说看样子这辈子是戒不了了。他就这么一个人絮絮叨叨地和我说着。我本想说他孩子的事,但是话到嘴边又把它咽回去了。

之前我说过,我是他儿子的班主任,上的是语文课。前段时间上作文课,我出的写作题目是《父亲》。别人都在字里行间炫耀自己的父亲,而唯独他的儿子没有。他儿子在作文本是这么写的:“别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父亲,但是我不想。我只想有个平凡而又温暖的小家,家里有个健康的父亲。但是我的父亲喜欢抽烟,抽烟让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。面对这样一个父亲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妈妈已经离我远去不在这个世上了,我不想再失去爸爸了……”看完那篇文章,当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作为他的班主任,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。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我又在村里碰到了他。我示意他过来。不等他把烟掏出来,我的烟已经抛给他了。他慌忙地用双手接住,不好意思地说:“抽老师的烟多不好,多不好意思呀!”我摆摆手,说:“你娃快念高三了。”他点点头,不说什么。我接着又说:“你儿子的成绩很好,这个你应该知道吧?”说到这,他乐了,我从没有见他这么开心过。他说:“俺没本事,这辈子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生了个听话的娃。他妈妈走得早,没人管他;但是他懂事,他没给他妈丢脸啊!”我给他点了火,又说:“但是,上大学的学费很贵的,这个你知道吗?”他忙点点头,说:“我知道,我知道,钱俺会一点点帮他攒起来的。”我说:“那就好,不过身体是本钱,这个你是知道的。你的娃娃不像别家的孩子,他全指望你一个人了。”他点点头,似乎听明白了点什么。我也并不想直接点破,毕竟都是大老爷们,接着我就向他告辞了。

过了小半年,冬去春来。村子里都在传老杨把烟戒了。现在别人都会开玩笑地叫他“杨老板”,或许是戒了烟的缘故,老杨的脸色开始红润起来,滋润得像赚了大钱的人。当然,这只是老乡之间的玩笑话。他总是傻傻地笑笑,边伸手装作要打对方,边红着脸结巴道:“别胡说,孩子大了不戒不成啊!俺的口袋干净得比脸还要白,算什么老板?你这不是存心拿我寻开心嘛!”老乡见他这么说也都不说笑了,问他:“戒了多久?”他说:“小半年了。”老乡又问:“真为了儿子?”“真的。”

听到这些事的那晚,我伫立在窗前许久。我想,老杨戒烟肯定不是为了攒钱或者别的,只是想给儿子一个健康的爸爸,一个相对完整的家……

## 老郑和琴师

□枕流



老胡病了。但团里的演出计划不能打乱,所以领导赶紧从外面剧团调来了一个主胡过来,临时充当老郑的琴师。

老郑去排练时,看到了这个代班琴师:长削脸,瘦高个,看上去比老胡略小几岁,正坐在排练厅的角落里调弦试音。

行内人都知道:唱京戏的,没有一个长年累月的好搭档不打紧,打紧的是身边必须有位能“托”着自己的好琴师。拉琴和拉琴可不一样。知根知底的琴师能把你演唱时的嗓音瑕疵、气息漏洞,甚至行腔运调的错误纤痕不露地给遮掩过去,最终将你的动人的音色和唱腔烘托到如轻云出岫、彩凤临空般美妙。本来,老胡就是这么“托”着老郑的。两人合作多年,艺术上可谓相得益彰。两人的私交也甚好,可谓情同兄弟。

现在老胡病了,老郑心里难受。一个人在后台转悠时,会用苍凉之声哼唱《四郎探母·坐宫》里那几句郁闷至极的唱腔:“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,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。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,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……”

大家一听,都明白,这是又在惦念老胡了。

新来琴师老乔的表现倒还不错,琴拉得清越动人,但不要花活,拉过门时也没有爱炫技的毛病,基本上是规规矩矩、一板一眼。连那几个耳朵精得几乎要长出探测仪来的老戏迷也都说:老胡的琴好,不过这位乔先生手里的活计也不等闲。

大家一致肯定老乔的胡琴好,可有一个人就是不这么想。谁呢?还能有谁?老郑呗!

“老乔,今天那段反二黄,你可拉洒了!”

“老乔,刚才的流水你拉到姥姥家去了吧,不合我的调门呀。我说这是你的琴来托我的唱啊,还是我的唱来托你的琴啊?”

“老乔,我的《文昭关》可是按照余叔岩的路数唱的,你怎么回事,拉着拉着,拉到杨宝森的曲调上去了,这叫我怎么办?”

“老乔……”

也幸亏是老乔,脾气跟棉花似的,人家一拳轰过来,到他这儿,没声了;换成别人,早就骂娘走人了。大家心里都清楚:照老乔的技术,在别的京剧团里,估计也是有资历的前辈和业务上的骨干。现在老郑这样没事找事地训斥他,实在是过分了。

于是有人开腔:“老郑,人家老乔到底是刚与你合作,多少还有些生疏,再怎么着,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嘛。你太挑剔了,要多担待些。”

老郑可听不进去,他见有人帮老乔说话,更来劲了,一提嗓门:“我这是对艺术精益求精。再说了,我当面提意见,也是为他好。他老这样胡拉胡琴,谁受得了!”

这“胡拉胡琴”四字就完全是无中生有了。团里一个唱花脸的,是个火爆脾气,实在听不下去,喝道:“老郑,你得了吧!你那儿根弯弯肠子我还看不透?不就是老胡病了你不开心嘛!你把气全洒在人家老乔身上,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?成天横挑眉毛竖挑眼的,你有本事,有本事就别用琴师,光棍一条,上台清唱!”

老郑是不开心,他有空就去医院看望老胡。只有对老胡,他才会说出心中真正的“结”:“老胡呀,

你快好起来吧!要不我真是没法唱戏了。上面给我派来的老乔其实真也算是把胡琴好手了。可我,可我一见他,就条件反射样地会想起你来……老胡,你可快点好起来吧!没了你的琴,我……”

老胡是10月底走的,当时老郑正在外地演出。为了不影晌老郑的心情,保证这次演出任务的顺利完成,所有人都统一了口径,瞒着这位余派老生。老郑心里还琢磨呢:“看来老胡就要痊愈了。等我回去,一定要他单独给我拉段《夜深沉》,我好好过过瘾。唉!就是不知道他医院住久了,会不会手生?算了,一切等回去再说了。”

然而一回来:人没了,病床空了。老郑一下趴在了老胡睡过的病床边,嚎啕大哭:“老胡你这混蛋啊,不等我呀!不等我最后见一面啊,就这么走了……”

钟子期走了,俞伯牙摔了琴。如今老胡不在了,老郑给团里递去了一张辞职报告。

老郑是团里的金字招牌,他一走,整个团就好比是抽去了主心骨。于是领导们一合计,只能请老郑的家人给他做工作,同时也叫团里和老郑交情不错的人去劝。老郑被逼得没法了,最后硬生生扔下这么一句话:“要是团里能给我配个和老胡一样称心的琴师,那我就再唱几年。”

这话简直就跟没说一样。斯人已逝,怎么可能找个和老胡一样的琴师?再说了,这称心不称心,还不是你老郑说了算。你说不称心,就是把当年给梅兰芳大师拉琴的琴师搬来,也没辙呀。

就在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时,向来沉默的老乔幽幽说了句:“我去劝劝他吧。”

老乔还真去了老郑家。老郑开门一见是他,有点惊讶:“你怎么来了?”

“嗯,我来了。”

“那……那进来吧。”他踢了一双替换的拖鞋给老乔,却没有半点请客人坐下的意思。

老乔换了鞋,刚要开口,老郑先说话了:“今天你不拉琴,改行当我家唱‘三国戏’来了?我猜是他们教你来唱《群英会》里面的蒋干吧?过江劝降,当说客来了?”

老乔不理这茬,坐了下来,然后才慢慢地说:“老郑,你唱戏也快五十年了吧?和老胡搭档也快三十年了。老胡要是知道你为了他,伤心到不愿唱了,你说他在那边该有多难受啊……”

只这一句话,扎扎实实戳到了老郑心中最痛的地方。刚才憋足了劲,打算往老乔身上撒的气立马全泄了。他低头,一下红了眼圈。

“我知道,你曾说过这么一句话:‘老胡在,哪个琴师都不合我的心;要是有一天老胡不拉了,任谁来当我的琴师都一个样。’我明白这意思。但我告诉你,老胡临走之前,叫人托过我一件事,把他那把老胡琴送给了我。他托人传话给我说:‘老乔呀,求你了,要继续给老郑伴奏,好好替我继续托着他的唱,千万把琴给他拉好了。老郑这辈子唱戏能有今天,不易啊!’”

老郑听完这话,合上了眼睛,眼角瞬间就溢出了一行泪水。半晌,他睁开泪眼,默默地看着老乔,然后诚恳地点点头,说出了四个字:“谢谢,我唱!”

插图 严勇杰

投稿E-mail:

ljz@cnnb.com.cn